

当代外国获奖小说

2003 年英联邦作家奖

Commonwealth Writers Prize -2003

2003 年“时代”年度最佳图书奖

The Age Book of the Year Winner -2003

2003 年澳大利亚麦尔斯·弗兰克林奖最后入围

The Miles Franklin Literary Award Short-listed -2003

2003 年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州长文学奖最后入围

NSW Premier's Literary Awards -Fiction Short-listed -2003

Sonya Hartnett

Of A Boy is an almost suffocatingly powerful evocation
of the emotional life of the very young.

Of A Boy

鸟儿

看到了什么

[澳] 索尼娅·哈特尼特 著

崔思淦 译

当代外国获奖小说

2003 年英联邦作家奖

Commonwealth Writers Prize -2003

2003 年“时代”年度最佳图书奖

The Age Book of the Year Winner -2003

2003 年澳大利亚麦尔斯·弗兰克林奖最后入围

The Miles Franklin Literary Award Short-listed -2003

2003 年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州长文学奖最后入围

NSW Premier's Literary Awards -Fiction Short-listed -2003

鸟儿 *Of A Boy* 看到了什么

Sonya Hartnett

[澳] 索尼娅·哈特尼特 著

崔思淦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著作权合同登记图字:01-2004-4278

Sonya Hartnett
Of A Boy

据 Penguin Books Australia 2003 年版译出
Copyright © Sonya Hartnett 2002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鸟儿看到了什么/(澳)哈特尼特著;崔思淦译.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
(当代外国获奖小说)
ISBN 978-7-02-007593-5

I. 鸟… II. ①哈…②崔… III. 长篇小说—澳大利亚—现代 IV. I61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123198 号

责任编辑:刘 乔
装帧设计:刘 静
责任印制:王景林

鸟儿看到了什么

[澳]哈特尼特 著
崔思淦 译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http://www.rw-cn.com>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编:100705

世纪兴源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 80 千字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4.625 插页 1

2009 年 9 月北京第 1 版 2010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5000

ISBN:978-7-02-007593-5 定价 12.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电话:01065233595

作 者 的 话

《鸟儿看到了什么》一书讲述一个九岁男孩艾德里安童年的故事。艾德里安同他的姥姥比蒂和舅舅罗里生活在一起。他敏感、伶俐,但基本上是一个普通的孩子。他的生活没有引人瞩目之处,但故事以发生一件极其骇人听闻的事件为背景:在他邻近的郊区中有三个孩子在去街道拐角的商店途中遭到诱拐。他们的失踪扰乱了他的生活。九岁的艾德里安已经到了这样的一种年龄,他认识到自己只不过是一个无能为力、天真的孩子,并且认识到这个世界不是他一向所认为的那样单纯的世界。梅特福德家的姐妹和弟弟失踪后,艾德里安突然懂得了,孩子们生活的世界和大人生活的世界并不一样。他觉察到,大人生活在现实的世界中,在现实的世界中,无法解释的和可怕的事情都可以发生。在现实的世界中,孩子会失踪,人们再也看不见他们。《鸟儿看到了什么》是围绕着孩子开始意识到在巨大、强力的世界中,自己是何等弱小这一时刻展开的,这个世界不是围绕着孩子们运转的,是孩子们难以了解的。当这一时刻来到时,艾德里安有种受骗的感觉,好像别人一向都对他说假话,故意让他不明白这个世界的真实情况似的。然而,像别的孩子一样,他也认为,有些事情对一个孩子而言,是过于复杂难懂的,并且认为,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个

那天天气暖和,他们像自己许诺的那样,表现得很好,因此一定有冰激凌吃。维朗妮卡挽着妹妹的手。在即将进入冬季的一天下午,天空碧蓝,阳光分外柔和。孩子们在小道上停下来,向他们的妈妈挥手。对于像他们这样年龄的孩子来说,去一趟奶制品店,其重要性犹如一次远航。

妈妈从土地上直起身子,头发散落在眼睛上。孩子们的语音尖细,像窝里啾啾的小鸡。“再见,亲爱的,”她说道,话儿不多,这是她的习惯。这位妈妈后来记得她儿子手中紧紧攥着闪闪发光的银币。

克里斯托弗五岁,走路时的姿态仍像孩子般的笨拙;他两个姐姐的腿儿像小母驹似的修长,得按照他的速度调整步伐。佐伊漫步行走时,常想着虫子呀花呀什么的。他们的妈妈重又在花园里弯下身子,她不用算计,便知道孩子们要离家半个小时:走到店子里要十五分钟,回家要十五分钟。

他们去奶制品店的路线,要在城郊住宅区拐四个街角:两

次右拐,两次左拐。这个住宅区不大,街角的距离也不远。由于左拐右拐,在那个晴好的下午凡见到过梅特福德家孩子的人,也都只是匆匆一瞥。

第一个见到他们的人,是个以不很舒服的姿势跪在石头铺成的私人车道上换汽车轮胎的人。他注意到这几个孩子,是因为那个小男孩经过门口时,嘟的一声,学汽车发出的声音。听到这个声音他笑了,这是那一整天惟一使他发笑的事情。这位第一个目击者虽然认得出梅特福德家的孩子是当地人,但叫不出他们的名字。他告诉警察,他见到这几个孩子时,只有他们自己。

孩子们向右拐了第一个街角后,又有人见到过他们。这位目击者是一位妇女,当时她正在抖搂厨房地垫上的面包屑。她认得出他们,因为她无数次经过梅特福德家围着尖条板栏杆的前院,这几个孩子常在那里玩耍。她见到十岁的大女孩维朗妮卡搀着弟弟的手。一抹阳光照在女孩的背脊上,捕捉到她的淡色的头发;男孩蓝色的身影自脚跟投射出,纤瘦,手脚笨拙。佐伊排行第二,走在她的姐姐和弟弟后面,手里舞弄着一根细软的桉树枝条。她后面跟着一个长相不错、个子高而瘦的男人。他的头发平直柔软,留着时髦的长发。这位目击者认为,这个男人是和孩子们一起的,因为他跟在孩子们背后仅一步之遥。

拐了两个街角后,梅特福德家的孩子第三次被人看见过。

那天天气暖和,他们像自己许诺的那样,表现得很好,因此一定有冰激凌吃。维朗妮卡挽着妹妹的手。在即将进入冬季的一天下午,天空碧蓝,阳光分外柔和。孩子们在小道上停下来,向他们的妈妈挥手。对于像他们这样年龄的孩子来说,去一趟奶制品店,其重要性犹如一次远航。

妈妈从土地上直起身子,头发散落在眼睛上。孩子们的语音尖细,像窝里啾啾的小鸡。“再见,亲爱的,”她说道,话儿不多,这是她的习惯。这位妈妈后来记得她儿子手中紧紧攥着闪闪发光的银币。

克里斯托弗五岁,走路时的姿态仍像孩子般的笨拙;他两个姐姐的腿儿像小母驹似的修长,得按照他的速度调整步伐。佐伊漫步行走时,常想着虫子呀花呀什么的。他们的妈妈重又在花园里弯下身子,她不用算计,便知道孩子们要离家半个小时:走到店子里要十五分钟,回家要十五分钟。

他们去奶制品店的路线,要在城郊住宅区拐四个街角:两

次右拐,两次左拐。这个住宅区不大,街角的距离也不远。由于左拐右拐,在那个晴好的下午凡见到过梅特福德家孩子的人,也都只是匆匆一瞥。

第一个见到他们的人,是个以不很舒服的姿势跪在石头铺成的私人车道上换汽车轮胎的人。他注意到这几个孩子,是因为那个小男孩经过门口时,嘟的一声,学汽车发出的声音。听到这个声音他笑了,这是那一整天惟一使他发笑的事情。这位第一个目击者虽然认得出梅特福德家的孩子是当地人,但叫不出他们的名字。他告诉警察,他见到这几个孩子时,只有他们自己。

孩子们向右拐了第一个街角后,又有人见到过他们。这位目击者是一位妇女,当时她正在抖搂厨房地垫上的面包屑。她认得出他们,因为她无数次经过梅特福德家围着尖条板栏杆的前院,这几个孩子常在那里玩耍。她见到十岁的大女孩维朗妮卡挽着弟弟的手。一抹阳光照在女孩的背脊上,捕捉到她的淡色的头发;男孩蓝色的身影自脚跟投射出,纤瘦,手脚笨拙。佐伊排行第二,走在她的姐姐和弟弟后面,手里舞弄着一根细软的桉树枝条。她后面跟着一个长相不错、个子高而瘦的男人。他的头发平直柔软,留着时髦的长发。这位目击者认为,这个男人是和孩子们一起的,因为他跟在孩子们背后仅一步之遥。

拐了两个街角后,梅特福德家的孩子第三次被人看见过。

小狗一阵狂叫,使得正在玩字谜游戏的主人抬头一看。他从窗口看见孩子们不安地踏上了天然小道,以保持同那只没有被围起来的小狗的距离。他看见大女孩对两个小的孩子说着什么,神情严肃,让他们放心。孩子们贴着草地走,维朗妮卡护着弟弟,直到远离了那栋屋子。那只狗没有追逐他们,最后只是好斗地叫了一声,并跑过天然小道,闻闻草上的足迹,调查一下其他必须调查的气味。主人一直看着他的宠物心满意足地回到走廊,恢复警觉的状态。这位目击者坚持说,他向街上张望时,没有见到有任何人跟踪那三个孩子。

在奶制品商店外面,他们又一次被人看见。这是最后一次。一位在店里的荫凉处点零钱的妇女,用眼角的余光,看见一个小女孩在招手。这位妇女是一位小学教师,她的第一个直觉是这孩子是她的一个学生——佐伊·梅特福德,蓝眼睛,灰褐色的头发,圆圆的调皮的下巴颏,乍一看同任何其他七岁女孩的相貌差不多。这位老师没有认出她,但转过头发现了那个女孩向其招手示好的人。远处路边有一个年轻的男人站在路标近旁。这位目击者说,这男人是个瘦高个儿,有病容。他褐色的头发被风吹乱,贴在肩上。他穿了一条牛仔裤和一件T恤衫,T恤衫在他的皮肤衬托下呈红宝石色。他的一只手腕上挂着一块没有颜色的布。由于他对女孩的示好没有反应,老师猜想是自己看错了人。这几个孩子同那个男人没有共同之处,也许那孩子当时是对鸟儿招手吧。老师离开时,看见大女孩费劲地掰开男孩的手,取出银币,笑了笑。

一九七七年是蛇年,被清除了的中国领导人邓小平重新掌权。机翼角度设计新颖大胆的协和式飞机飞上了蓝天,将巴黎和纽约连接在一起。伊丽莎白女王庆祝了她的银婚,《时代》选定安瓦尔·萨达特为该杂志的当年名人。迪斯科统治了舞池,狂跳“周六夜狂热”摇摆舞。航天飞机企业号成功地完成了首次载人飞行,数百万人看了影片《星球大战》。一条渔船从太平洋深处打捞出据说是一具恐龙的尸体。联合国禁止向南非出售武器,美国总统卡特赦免逃避越战服兵役的人。第一台真正的个人电脑,牵牛星 8800 型开始发售。球星贝利挂靴,喜剧演员格罗佐·马克斯最后一次谢幕。影片片尾名单上不再有演员琼·克劳馥和查理·卓别林的名字。埃尔维斯离开了那栋房子,被屈辱地拖至他浴室的地板上。加那利群岛上两架波音 747 在跑道上互撞,五百七十人遇难,成为有史以来最大的空难。

三个孩子没有买成冰激凌,他们没有回家。

他们发现了海怪。一条在新西兰附近深黑的海上捕捞鲭鱼的日本渔船,网中捞到了一具巨兽腐臭的尸体。船员把这个腐烂的东西吊到甲板上以便看个仔细。最初他们以为是一条鲸鱼,后来他们也闹不清那家伙是不是比鲸鱼更大的东西。这个已死的怪物,好像给这些好奇的人帮忙似的,从网索中滑了出来,重重地跌落在甲板上。船员们捏鼻子捂嘴巴,跌跌撞撞避开。其中一人屏住气息,勇敢地蹑手蹑脚向前靠近,手中拿着相机记录下他们所见到的令人惊奇的海怪的残骸。

艾德里安眼睛盯着早报上刊登的照片,照片复制得不怎么好。每张照片的背景都是正在作业中的拖网船上的钢梁和钢索;其中一张照片的背景上还有一只带格子花的浮圈。照片的前景是摊伏着的怪物。它那智力贫乏的脑袋重重地压在又长又细的脖子上。它那像翅膀似的鳍状肢,在它身体形成波峰状的海绵部位收拢。它似乎有着破烂绳索似的尾巴。骨头在白色、光滑如蜡的皮肤下隐约可见,有的地方骨头突出皮肤之外。身上挂着一缕缕的海藻。脊椎上的骨节像梯级似的笔直齐整。

有人猜测这个怪物可能是一只巨大的海龟,已经从庞大

的龟甲中滑落出来。还有人说这可能是一只已绝灭数百万年的蛇颈龙。一位发言人把它称之为一个宝贵和重要的发现；一家玩具公司宣布要仿照它的模型推出发条玩具。

他们没有把它在船上保留很久。它已经变得臭不可闻。拍过照片后，他们用撬棍把它撬离甲板，让它重归大海。

这是一只怪物。艾德里安用勺子在他的早餐——温热的牛奶软鱼片——中搅动，一边仔细观看照片。怪物的脑袋垂下的样子，以及它那失败、受辱的姿态有些凄惨。怪物被人从冷冰冰的水下坟墓中挖出来，并吊起来让大伙儿瞧，真是令人悲哀。

这还是那只海怪。照片中，站在怪物旁边的人，看起来像似孩子，甚至比孩子还小。虽然这只海怪死了，却可能还有别的活着的，它们越过鱼鳞般的波涛飞向海岸。现在在海中游动的情形将不再一样了。

阿德里安把海怪列入他所认为的令人不安的事物的名单之中。

姥姥(姥姥怪物?)是另一个。早餐后，她替他梳头时，让他站在她梳妆台的镜子前。她的手脚从没有放轻一点。艾德里安对着镜子，常常龇牙咧嘴。他的手在梳妆台的上方晃动。

“别乱动，艾德里安。”

“我没乱动。”

但是他的手指却像贼似的，被放在梳妆台重要部位上闪闪发光的梳妆用具吸引了过去。一把手持镜子和一把发刷放在同它们相匹配的闪亮耀眼的盘子上。除了敦实的镜面和扎

手的刷毛外，整套梳妆用具都是用水晶制造的。水晶上刻了一排排整齐的棱锥花纹。用手指在棱锥花纹上摸一下犹如抚摸鳄鱼似的。艾德里安抓着镜把，举起镜子，镜子的重量就把花纹的锥尖压进了他的手掌之中。

“放回去。”

他把刷子小心翼翼的放回盘子里，放到镜子旁边，刷毛冲下，但是手指依然停留在棱锥尖上。“姥姥，您从来不用这把刷子和镜子，是吧？”

“太好了没法儿用，”她的目光没有离开她发现的头发疙瘩。

“那你干吗要它？干吗把它放在梳妆台上？”

她猛地把头发疙瘩一拉，艾德里安的下巴颏儿突然颤抖一下，并听到头发扯断的声音。“我们只保存了有用的东西，”她说道，“我们身边的垃圾就会大大地减少。”

他打量她在梳妆台镜中的影像，闹不清她的意思。他从来没有在这个平静的城区到处见到很多的垃圾，但他想像玩具娃娃头上摇摇晃晃的乱发、自行车胎和牛奶瓶锡箔盖在人行道中央堆成一踩就哐吧哐吧作响的小山。他像老鼠似的爬上山顶，举目一望都是引人入胜的破铜烂铁，那是孩子的乌托邦。他把目光转回银光闪闪的镜子上：姥姥身穿一套点缀着花儿的乳白色的衣裙，花儿鲜红，好像要滴出盈红的血似的。“水晶看起来和玻璃一个样，”他沉思自问。“有什么不同呢？”

他的姥姥没有回答。他把身体的重心移到另一只脚。“我闹不懂，两样东西看起来一个样，干吗名字叫得不同呢？”

“艾德里安，站好别动！”她拍了拍他的脑袋，他顺从地站

直了身子，两手垂在身旁。镜中的姥姥对他的头发显得生气。他的头发浓密，色黄，特别硬直，乱蓬蓬的，像一抱干草被手忙脚乱地扔在他头上似的。他的头发似乎精神错乱，竟然乱作一团。“他这一头的头发究竟是从哪儿来的？”姥姥自言自语道，梳子在他头上耙过，头发一缕缕被拉断。“这一头的头发不是来自我们家的。麦克菲家不可能有这样的干草。这是他父亲家传来的。”

艾德里安向镜子里偷看了一眼。姥姥的头发卷在一些软筒上面——如果他打开梳妆台上层的抽屉，就可以发现把头发卷曲的粉红色和蓝色的塑料发卷。今天她的头发看上去像大白一样白；头发稀少，越来越稀少。他似乎记得姥姥的头发曾经是淡紫色的。他一想到自己也长出紫色的头发就害怕，但是又担心不能成为正常的人，并且担心他这种不可能有的头发是某种不可避免的缺陷的症状。即使他姥姥给他梳理完毕，他的头发似乎仍桀骜不驯地乱成一团。“瞧，”她说道，“你已经准备好了。”

艾德里安的目光移到镜中自己的影像上，移到了自己洁净的脸、整齐的校服和天蓝色短袖汗衫的圆领上。V形领的水手衫的袖口上缀着海军蓝的翻边，灰色灯心绒长裤熨得笔挺。这就准备好了。冬天虽已临近，但是近来几天仍很暖和，灯心绒长裤还嫌太厚。夏天，男孩子穿短裤和长筒袜，膝盖上看起来总是青一块紫一块，小小的腿上有着太多的疙疙瘩瘩。“拿好你的东西，车上见，”姥姥说道。

他急忙跑过门厅到自己房里去取书包，一只手按在脑门上缓解疼痛的头皮。他用手伸进书包仔细检查了作业和午饭

盒。从门厅小步跑回时，他书包的背带像蛇似的在胳膊上转动。这时，他听到舅舅在叫他，于是脚在木条地板上停下来，牙齿咬着下唇。

房门微开着。艾德里安顺手轻轻一推，房门便随着折叶滑开。他半截身子溜进房门敞开的豁口，一只胳膊、一只脚和书包还在门厅里面。房里很暗，窗帘挡得严严实实。冷冷的空气中有一种令人极不舒服的油画颜料的气味，此外还有一种很冲的家畜的尿臭。这只是年轻人身上发出的气味，但是艾德里安却在这种气味中闻出了坏事要降临的迹象。“要什么，舅舅？”

房内黑暗、寂静，他轻声地问。一小片光亮从门厅透入房内，但是逐渐变暗，照不到床头。艾德里安知道他的舅舅躺在那里，像一只鼯鼠似的蜷曲在一堆暗淡的毯子下面。艾德里安知道，他的枕头软塌塌的凹陷着，像一片落叶似的。“要什么，舅舅？”他再一次轻声地问道。

罗里舅舅冲着黑暗说话，声音像雪花般轻飘飘的。他说：“你给我讲点情况，我也给你讲点情况。”

恐惧像鱼钩似的钩住了艾德里安的喉咙。他听到外面汽车发动机的声音。他的姥姥正在把汽车倒出车库。车子像一个巨大的水箱，又像一条远洋轮船。他姥姥耐心地把车子安全地倒回车道上。车轱辘驶上人行道时，他若不在那儿等候，那么就要同姥姥怪物起冲突。这时，他突然来了灵感。“有人在海里发现了怪物。”

“是吗？”

“对——报上这么说的。可能是恐龙。”

“真的。”他听到舅舅鼻子里呼出的气息。“等着瞧吧。”

艾德里安想不出该怎么回答，他竖起耳朵听着汽车的声音。书包在背带的一端跳动。“我得走了。”

“你不想听我讲吗？”

他快速地点点头，咽了一下唾液。他舅舅挪动了一下身体，毯子张开了，他的床累得发出嘎吱嘎吱的响声。“我要告诉你，玻璃和水晶有什么不同，艾德里安。它们之间的不同是水晶会发出声音。”

艾德里安眨眨眼睛。罗里舅舅是用耳朵听的人，艾德里安常常忘记这一点。舅舅是一个用耳朵听和用眼睛看的人：姥姥说，那是因为他不愿动弹，去做点稍微有益的事情。罗里一定听说过，姥姥不承认艾德里安那头难于对付的头发同自己家族有关，舅舅自己有着麦克菲家族的顽皮却又顺从的头发。“啊，”孩子说道。

“你知道我说什么吗？你知道水晶怎么会发出声音吗？”

“……不知道。我得走了。”

“相信我，”罗里说，“水晶会发出声音。过几天我让你瞧。”

艾德里安盲目地向屋里张望了一下，嘴唇感到寒冷。屋里几乎到处臭味；门厅里透过来的一小片光亮无力地投在他的鞋子上。“我得走了，”他重复地说道。

“那就走吧，”他的舅舅叹口气说，“注意听老师的。”

“我会，”艾德里安说。说罢一猫腰，像飞鸟似的跑过门厅，穿过厨房，出了大门，跑进清晨的空气之中。

他不喜欢也不讨厌上学。在他九年的生活中，一直是大

人说什么,他就做什么,上学就是大人要他所做的一件事,不能逃避,也不值得气愤。这不是他上的第一个学校。他只是同姥姥和舅舅住在一起时,才上这个学校,他来这儿差不多一年了。在这以前,他同他妈妈住在一起,他的学校离家很近,每天上学时,自己单独步行来回;同爸爸住在一起时,他搭乘学校的班车。在现在这个学校时,他姥姥每天早晨开车送他到校门口,下午在原地接他回家。她常说,他是一根拴绳,但艾德里安搞不清什么是拴绳。他不知道他跟拴绳有什么关系。

除美术外,他对任何事物都无特别的才能。每周一次的下午的美术课上,孩子们可以画图画,这时别的孩子都羡慕地聚在他的课桌周围。除此之外,他或多或少被人忽视。他并不在乎这点,他倒喜欢不被人注意。他害羞,即使知道答案,也不举手,不把答案说出来。他不活泼,跑不快,协调性极差。午餐时他有时同男孩子在破损的沥青场地上踢球,但是球技不高。双方球队队长从孩子群中挑选队员,第一个队长挑一个,然后另一个队长挑一个,艾德里安和一个外来户的胖孩子总要等到最后才被选上。艾德里安最矮小。他对这种丢份儿的事并不在乎,而当他的名字被点到时,总是觉得有股高兴的劲儿。

他有一个最要好的朋友克林顿·塔尔,特点也是不擅长体育,眼镜的镜片之厚足以挡住潮水,却瞧不见奔他而来的足球,直到球刷的一声从脑门上飞过才知道。克林顿以严格认真出名,带着眼镜自然就显得聪明。碰到拳头难以解决的纠纷时,他总是被请了去把问题摆平。他没有被惯坏,但是他的